

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结构分析和社会融入^{*}

宋全成 熊方洲

内容提要 2022 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导致数百万乌克兰难民涌入欧洲,尤其是中东欧地区,目前波兰、捷克、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十个中东欧国家的乌克兰难民规模已达 201.08 万。依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 2023 年和 2024 年公布的调查数据,从人口的自然结构来看,中东欧十国乌克兰难民中男性比例有所上升,但性别比仍严重失衡,女性远多于男性;劳动力人口是乌克兰难民的主体。从人口的社会结构来看,乌克兰难民主要来自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乌克兰语是难民的第一大语言,俄语次之;多数难民受过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但大多数乌克兰难民未进入中东欧十国劳动力市场;租房仍是乌克兰难民的主要居住方式;难民家庭规模较小,主要由成年女性和未成年人构成,但成年男性家庭成员的占比增加。规模巨大的乌克兰难民给中东欧十国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数百万的乌克兰难民及其影响,是中东欧十国社会治理的严峻挑战。

关键词 乌克兰难民 中东欧十国 自然结构 社会结构 社会融入

2022 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导致数百万计的乌克兰难民涌入欧洲,造成了远超 2015 年难民危机时期百万难民涌入欧洲的难民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10 月 15 日,全球记录的乌克兰难民数量达到了 675.20 万,其中 619.18 万分布在欧洲国家。^① 由于地缘政治关系、历史渊源、迁移成本、移民网络、宗教文化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不少乌克兰难民选择进入中东欧十国避难,目前,波兰、捷克、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十个中东欧国家接纳的乌克兰难民数量有 201.08 万人,占目前全球乌克兰难民总数的 29.78%。^② 2015 年难民危机时,中东欧十国拒斥来自中东地区的难民,波兰和匈牙利甚至不惜违反欧盟委员会关于难民接纳配额的决定,拒绝接收来自中东地区的穆斯林难民。^③ 然而,面对数百万计的汹涌澎湃的乌克兰难民潮,中东欧十国却一反常态,不仅迅速开放边界,而且从政治精英到社会大众都对乌克兰难民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欢迎态度。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能否得到像西欧国家那样的人道主义安置并迅速实现社会融合,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对此高度关注,分别于 2022 年 10 月和 2023 年 10 月针对在中东欧十国的乌克兰难民进行了两次抽样调查,分别有 43881 位、16462 位受访者接受了调查,分别涉及了 104247 个、41087 个家庭成员。这是把握乌克兰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民族流散史研究”(24VLS027)之阶段成果。特别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Ukraine Refugees Situation”, <https://data.unhcr.org/en/situations/ukraine>.

② 中东欧十国接纳的乌克兰难民数量和比例依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的统计数据计算得出,数据来源参见 <https://data.unhcr.org/en/situations/ukraine>。

③ Xuxin, “Poland, Hungary, Czech Republic Broke the Law by Refusing Refugees: EU”, *Xinhua*, April 2, 2020,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europe/2020-04/02/c_138941629.htm.

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状况的重要数据,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代表性^①。

针对国内外学术界聚焦乌克兰难民问题的研究,欧美学者尤其关注中东欧十国如何应对乌克兰难民危机的政策和措施^②,并将中东欧十国对待乌克兰难民与其他难民的措施进行对比^③,研究了社会大众对接纳乌克兰难民的态度及其变化^④;其次,针对难民大量涌入造成的公共卫生风险,提出了疫苗接种^⑤、医疗需求应对^⑥等建议,同时密切关注乌克兰难民的精神健康^⑦;此外,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学者还考察了乌克兰难民的迁移特点^⑧,及其在中东欧十国的社会融入状况^⑨,尤其是就业^⑩、教育^⑪等问题。相较而言,国内学者对乌克兰难民的研究甚少,则主要是从政策角度探讨欧洲国家难民政策的范式转变^⑫及其对待乌克兰难民和叙利亚难民的“差异化”态度^⑬,并指出了欧盟移民与庇护政策一体化的困境与出路^⑭。例如,苟利武、张君荣探讨了乌克兰难民危机爆发的原因、特征,西方国家的救助措施及其动因,以及此次难民危机对欧盟和乌克兰的影响等。^⑮总体来看,国外对乌克兰难民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和全面,而国内对乌克兰难民问题的研究成果非常匮乏,尤其缺乏对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结构特征的实证分析。本文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的统计数据^⑯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对十个中东欧国家乌克兰难民的两次抽样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两个维度对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社会学特征进行系统的分析。

① 2022年10月到2023年9月30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在波兰、捷克、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十个国家的边境和过境点、接待和中转中心、集中安置点、援助点和社区中心等地点随机选择了43881位受访者进行访谈,并涉及104247个家庭成员。除上述十国外,2023年10月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新增了保加利亚对乌克兰难民进行了随机访谈,为便于两个时间段的比较和数据一致,本文仅统计保加利亚之外的十个国家,涉及16462位受访者,并涉及41087个家庭成员。由于数据样本并没有覆盖中东欧十国的所有乌克兰难民,因此,其数据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② Elzbieta Ociepa-Kicinska and Małgorzata GorzałCzynska-Koczkodaj, “Forms of Aid Provided to Refugees of the 2022 Russia-Ukraine War: The Case of Po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vol. 19, no. 12, 2022, pp. 1–2.

③ Tony Blomqvist Mickelsson, “Ukrainian Refugees’ Eatment: A Critical and Systematic Review”, *Global Networks-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Affairs*, vol. 25, no. 1, 2024.

④ Jan Domaradzki et al., “Volunteering in the Front Line of the Ukrainian Refugee Crisis: A brief re-Port from Poland”,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vol. 10, 2022, pp. 1–11; Arielle Kaim et al., “From Compassion to Controversy: Unraveling the Impact of Societal Resilience on the Tapestry of Attitudes Towards Ukrainian Refuge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vol. 105, 2024, pp. 1–15.

⑤ Piotr Rzymiski et al., “Vaccination of Ukrainian Refugees: Need for Urgent Action”,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vol. 75, no. 6, 2022, pp. 1103–1108.

⑥ Andrew C. K. Lee et al., “Ukraine Refugee Crisis: Evolving Needs and Challenges”, *Public Health*, vol. 217, 2023, pp. 41–45.

⑦ Wei Bai et al., “A joint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to Address the Inevitable Mental Health Crisis i-n Ukraine”, *Nature Medicine*, vol. 28, no. 6, 2022, pp. 1103–1104.

⑧ Miguel González-Leonardo et al., “Where have Ukrainian Refugees Gone? Identifying Potential Settlement Areas Across European Regions Integrating Digital and Traditional Geographic Data”,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vol. 30, no. 8, 2024.

⑨ Veronika Racko and Katerina Mikulcova, “Voices of Refugee Families from Ukraine Currently Living in the Czech Republic”,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ol. 54, no. 8, 2024, pp. 3550–3567.

⑩ Sabina Kubiciel-Lodzinska et al., “Comparing Pre-war and Forced Ukrainian Migrants in Poland: Challenges for the Labour Market and Prospects for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62, no. 1, 2024, pp. 236–251.

⑪ Iwona B. Franczak and Amy C. Lutz, “Kids in limbo: War, Uncertainty, and the School Experiences of Ukrainian Refugee Students in Poland”, *Sociological Forum*, vol. 39, no. 4, 2024, pp. 413–426.

⑫ 吕蕊:《乌克兰难民危机与欧盟难民庇护政策的范式转变》,载《欧洲研究》,2022年第6期。

⑬ 李益斌:《欧盟应对乌克兰难民危机的“双标”及挑战——基于身份政治的视角》,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6期;韩祥芝、李靖堃:《欧盟难民危机应对差异及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2023年第5期。

⑭ 郑春荣、叶思雨:《欧盟移民与庇护政策一体化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后功能主义理论的视角》,载《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3期。

⑮ 苟利武、张君荣:《乌克兰难民危机研究》,载《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4期。

⑯ “Ukraine Refugees Situation”, <https://data.unhcr.org/en/situations/ukraine>.

一、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自然结构分析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口的自然结构主要包括人口的数量与规模、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等内容。^① 基于此,本文就选取以上三个指标对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自然结构展开分析。

(一) 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数量与规模分析

依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 2023 年 11 月 28 日、2024 年 10 月 15 日的统计数据,乌克兰难民的数量和规模具有如下显著特征:

表 1 中东欧十国乌克兰难民的数量一览表^②

国家	2023 年 11 月 28 日 乌克兰难民总数(人)	百分比(%)	2024 年 10 月 15 日 乌克兰难民总数(人)	百分比(%)
波兰	954600	16.10	981335	15.85
捷克	369550	6.23	380375	6.14
摩尔多瓦	113130	1.91	123730	2.00
斯洛伐克	112350	1.90	127015	2.05
罗马尼亚	82600	1.39	162180	2.62
匈牙利	59385	1.00	61245	0.99
立陶宛	53800	0.91	46275	0.75
爱沙尼亚	50450	0.85	36135	0.58
白俄罗斯	37040	0.62	46000	0.74
拉脱维亚	32470	0.55	46520	0.75
中东欧十国	1865375	31.47	2010810	32.48
其他欧洲国家	4062205	68.53	4180990	67.52
欧洲国家总计	5927580	100.00	6191800	100.00
全球记录的乌克兰难民数量及其在中东欧十国的占比			6752000	29.78

作者自制。数据来源:Ukraine Refugees Situation, <https://data.unhcr.org/en/situations/ukraine>, 访问时间:2023 年 11 月 30 日、2024 年 10 月 18 日。

1. 中东欧十国接纳的乌克兰难民规模巨大。尽管由于地缘政治和移民网络链等因素的影响,乌克兰难民逃离家园首先进入中东欧国家,但由于中东欧国家大多不是乌克兰难民理想的难民庇护申请国,因此,绝大多数乌克兰难民取道中东欧国家,进入西欧国家避难。虽然如此,对拒绝接纳难民的中东欧十国来说,仍有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难民滞留在此。截至 2024 年 10 月 15 日,全球有记录的乌克兰难民数量达到了 675.20 万人,其中欧洲国家接纳了 619.18 万乌克兰难民,而波兰、捷克、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白俄罗斯等中东欧十国就接纳了 201.08 万乌克兰难民,这对持续排斥外来移民的中东欧十国来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2. 波兰、捷克成为接纳乌克兰难民的主要国家。截至 2024 年 10 月 15 日,波兰接纳的乌克兰难民数量最多,达到了 98.13 万人;随后是捷克,接纳了 38.04 万乌克兰难民;其余中东欧国家接

① 宋全成:《德国 2015—2016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自然特征与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载《德国研究》,2019 年第 2 期。

②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统计的迄今为止欧洲各国记录的来自乌克兰的难民总数,反映了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以来逃离乌克兰,并且目前在欧洲各国的难民人数。这一数字包括获得难民身份、临时庇护身份、临时保护或类似国家保护计划,以及以其他形式居留在该国的乌克兰难民数量。指标解释参见“Ukraine Refugee Situation: UNHCR Data Explanatory Note - 14 June 2023”, <https://data.unhcr.org/en/working-group/437?secret=unhcrrestricted&geo=0&sv=65#target-one>。

的乌克兰难民数量分别为罗马尼亚 16.22 万人、斯洛伐克 12.70 万人、摩尔多瓦 12.37 万人、匈牙利 6.12 万人、拉脱维亚 4.65 万人、立陶宛 4.63 万人、白俄罗斯 4.60 万人、爱沙尼亚 3.61 万人。详见表 1。波兰愿意接纳乌克兰难民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从两国领土与人口关系来看,乌克兰西部地区(如利沃夫)在历史上曾长期属于波兰,直到二战后被苏联重新划定边界。这种历史渊源使波兰对乌克兰西部存在特殊情感,甚至部分波兰政客将其视为“失地”,认为支持乌克兰的“去俄罗斯化”是实现历史领土诉求的潜在机会;从共同的西斯拉夫人身份和反俄情结来看,波兰与乌克兰西部地区同属西斯拉夫人,历史上均遭受沙俄及苏联的压迫。20 世纪 30 年代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制造的“沃伦惨案”虽导致波乌关系紧张,但俄乌冲突后,促使乌克兰与波兰将俄罗斯视为共同敌人,强化了“西斯拉夫兄弟对抗俄罗斯”的共同叙事。这是波兰愿意接纳乌克兰难民的重要历史原因。

3. 中东欧十国接纳乌克兰难民的数量增长缓慢。联合国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 2023 年 11 月 28 日,欧洲国家接纳了 592.76 万乌克兰难民,其中中东欧十国接纳了乌克兰难民 186.54 万人,占当年欧洲国家乌克兰难民总数的 31.47%。但到 2024 年 10 月 15 日,中东欧十国接纳的乌克兰难民有 201.08 万人,与 2023 年 11 月相比,只增加了 15.26 万人,占当年欧洲国家乌克兰难民总数的 32.48%,只增加了 1.01 个百分点。出现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进入 2023 年以后,俄乌冲突的持续主要发生在乌克兰东部四州中,而东部四州早在 2022 年就已成为难民产生的主要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难民逃离家园、涌入欧洲国家。因此,到 2023 年和 2024 年,尽管俄乌冲突在乌克兰东部四州依然持续,但再也没有那么多的难民了,难民的绝对数量持续减少。

在 2015 年欧洲难民危机中,此前拒绝接纳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难民、与乌克兰西部相邻的中东欧十国此次慷慨接纳乌克兰难民,且中东欧十国乌克兰难民的存量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欧盟《临时保护指令》的启动是中东欧十国大量接纳乌克兰难民的主要原因。“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一向是欧洲国家和欧盟引为自豪的基本价值理念”^①,因此,反对俄罗斯、支持乌克兰成为了欧洲目前最大的政治正确。2022 年 3 月 4 日,在俄乌冲突爆发不到两周的时间里,面对数量庞大的乌克兰难民,欧盟首次启动了《临时保护指令》^②,根据该指令,乌克兰难民及其家人可以在欧盟申请为期一年的难民保护,到期后最多可再延长两年,申请成功者将获得居住、社会援助、医疗保健、教育、进入劳动力市场等权利。波兰、匈牙利等与乌克兰西部相邻的中东欧国家尤为积极地响应欧盟的决定,加快了接纳乌克兰难民的步伐。

其次,相似的种族与宗教以及地缘政治认同是中东欧十国接纳乌克兰难民的重要因素。从种族来看,乌克兰与中东欧十国在历史上同属于一个古老的民族共同体——斯拉夫人。其中东斯拉夫人分化成现在的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西斯拉夫人分化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则形成了今天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保加利亚人等。^③同属于斯拉夫人种是中东欧十国接纳乌克兰难民的种族因素。从宗教来看,东正教是乌克兰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天主教是其第二大宗教;东正教同样是匈牙利、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国的主要信仰宗教;波兰、斯洛伐克的多数居民信仰天主教。与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东难民相比,共同的基督教信仰是中东欧十国接纳乌克兰难民的宗教因素。从地缘政治认同来看,虽然乌克兰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波罗申科和泽连斯基政府明确的“亲欧”立场以及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政治倾向,加强了欧洲国家特别是中东欧十国

① 宋全成:《欧洲难民危机政治影响的双重分析》,载《欧洲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② “Council Implementing Decision (EU) 2022/382”, *European Unio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2022D0382>.

③ 金娜:《“斯拉夫”词源与斯拉夫民族文化探析》,载《西伯利亚研究》,2017 年第 6 期。

对乌克兰难民“欧洲人”身份的认同。波兰总统甚至声称,逃到波兰的乌克兰人不是难民,而是“我们的客人,我们的兄弟……”^①

最后,俄乌冲突的持续、地缘关系与移民网络是乌克兰难民大量涌入且停留在中东欧十国的直接原因。从地理上看,乌克兰难民进入中东欧十国路线较近,能够快速获得安全保护,而且方便在冲突结束后适时返回乌克兰。此外,中东欧十国存在广泛的乌克兰移民网络,例如 2021 年波兰就有 65 万乌克兰人拥有临时居留证,^②其中 28 万人因为就业、家庭团聚、留学等居留一年及以上;在匈牙利的乌克兰人超过 6 万,且大部分都居留一年及以上;在斯洛伐克临时居留一年及以上的乌克兰人将近 5 万。^③ 俄乌冲突爆发后,这些移民及其移民网络链为乌克兰难民快速进入中东欧十国提供了舆论、资金、临时住房等多方面的支持。

(二) 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性别结构分析

性别结构是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男女两性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④,是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依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于 2022 年 10 月—2023 年 9 月 30 日、2023 年 10 月—2024 年 9 月 30 日在中东欧十国的调查数据,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性别结构具有如下特征:

1. 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中的性别比严重失衡。从出生性别比来看,每 100 名女性对应 104—107 位男性为正常水平,即男性略多于女性。同时,从迁移意愿来看,男性的国际迁移意愿比女性更强烈;从迁移行动来看,男性更容易实现迁移,而女性的迁移行动往往受限于家庭和孩子^⑤,而且女性在迁移过程中需要面对的人口贩卖、暴力等风险更高^⑥。因此,在跨越国境线的国际移民中,通常是男性远多于女性。但现有的调查数据表明,2022 年 10 月—2023 年 9 月,中东欧十国接纳的乌克兰难民中,男性的比例仅为 32.80%;2023 年 10 月—2024 年 9 月,中东欧十国接纳乌克兰难民中男性比例是 37.99%,稍有上升,但性别比依然严重失衡。

2. 乌克兰难民不同年龄别的性别比失衡状况及其变化存在结构性差异。与 2023 年 10 月相比,2024 年 9 月在中东欧十国的乌克兰难民中各年龄组的性别比均有所上升,未成年人的性别比一直在正常水平上下浮动,老年人性别比稍有上升,但失衡仍较为严重,劳动年龄人口的性别比上升幅度最大,但仍然是各年龄段中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群体。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整体性别比严重失衡主要受到劳动力及老年人两个年龄组性别比失衡的影响,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首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冲突爆发后宣布,乌克兰进入战时状态,实行为期 90 天的全国总动员,并禁止 18—60 岁的乌克兰男性公民离开乌克兰。^⑦ 此后,这种禁令持续延长,这直接导致乌克兰难民中的成年男性无法合法跨出国境申请避难。其次,在俄乌冲突之前,乌克兰的女性占比(53.7%)就远高于男性(46.3%),男女比例之间的不平衡主要是因为 60 岁及以上的乌克兰人中

①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Andrzej Duda of Poland in Briefing on the Humanitarian Efforts for Ukraine”, *The White House*, March 25, 2022,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3/25/remarks-by-president-biden-and-president-andrzej-duda-of-poland-in-briefing-on-the-humanitarian-efforts-for-ukraine/>.

② “Ukrainian Citizens in the EU”, *Eurostat*, November, 2022,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Ukrainian_citizens_in_the_EU#Population_of_Ukraine.

③ “All valid Permits by Reason, Length of Validity and Citizenship on 31 December of Each Year”, *Eurostat*,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MIGR_RESVALID__custom_5604815/default/table?lang=en.

④ 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83 页。

⑤ 宋全成:《2015 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社会学分析》,载《德国研究》,2016 年第 4 期。

⑥ 陈雪:《国外性别与移民研究的互动》,载《妇女研究论丛》,2016 年第 4 期。

⑦ 《俄媒:由于进入战时状态,乌克兰禁止 18 至 60 岁男性公民离境》,环球网,2022 年 2 月 25 日,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6xM5Mq9jV6>.

女性比例就高于男性。^① 这与女性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的人口学基本规律相吻合。但是,由于俄乌冲突的持续,乌克兰男性被强迫入伍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他们的收入稳定性、心理健康受到挑战^②,不得不想方设法以非正规的形式离开乌克兰,逃往邻国,这也是中东欧十国乌克兰难民中成年男性的比例有所增加的重要原因。

(三) 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年龄结构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是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通常用百分比来表示”。^③ 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于2022年10月—2023年9月、2023年10月—2024年9月在中东欧十国的调查数据,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年龄结构具有如下显著特征:

1. 乌克兰难民的主体是18—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和5—17岁的未成年人。这主要是因为0—4岁的婴幼儿在战乱中迁移的成本较高,而且迁移途中面临的健康风险较多,而年龄稍大的儿童和青少年身体素质和自主行动的能力较强,更容易实现跨越国境线的迁移。劳动年龄人口和儿童及青少年的进入有利于减缓中东欧十国的人口老龄化,并为中东欧十国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储备劳动力。

2. 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达到7%,即表示这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月1日,乌克兰总人口为4099.8万,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数量为1012.8万,占乌克兰人口总数的24.7%,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720.7万,占比达到17.6%。^④ 由此可见,乌克兰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并且达到了中度老龄化的标准。2022年10月—2023年10月、2023年10月—2024年9月在中东欧十国乌克兰难民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均低于乌克兰国内的老年人口比例仅为14.77%、17.10%,老龄化程度相对较轻,这主要是因为战乱中的乌克兰难民,要跨越国境到邻国避难,多数老年人行动不便,所以依然留在乌克兰国内。

3. 分性别来看,劳动年龄人口是女性难民的主体。2022年10月—2023年10月,未成年人是男性难民的主体,占比53.26%,劳动年龄人口是女性难民的主体,占比59.69%。2023年10月—2024年9月劳动年龄人口仍然是女性难民的主体,占比57.56%,但男性难民的主体变为未成年人和劳动年龄人口,未成年人、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几乎相当,分别占比43.95%、41.44%。

二、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社会结构分析

“人口的社会结构是人口依据具有社会意义的特征而形成的结构,如阶级结构、社会劳动力资源结构、文化教育结构、婚姻结构、家庭结构等。”^⑤ 依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于2022年10月—2023年9月30日、2023年10月—2024年9月30日在中东欧十国的调查数据,我们主要选取来源地区结构、语言类别、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居住结构,以及家庭结构来考察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社会结构。

① “Ukrainian Citizens in the EU”, Eurostat,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Ukrainian_citizens_in_the_EU#Ukrainian_citizens_authorised_to_stay_in_the_EU.

② Sofie Rose, “Nation of Heroes: State Stigmatization of Ukrainian men Who Flee the War”, *Critical Studies on Security*, 2024.

③ 佟新:《人口社会学》,第155页。

④ “Population on 1 January by Age and Sex”, Eurostat,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DEMO_PJAN__custom_5979372/default/table?lang=en.

⑤ 佟新:《人口社会学》,第7—8页。

(一) 乌克兰难民的来源地区结构及民族语言结构分析

受包括冲突局势、历史渊源以及国际政治大国博弈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进入中东欧十国的乌克兰难民的来源地区和语言结构呈现出鲜明的区域性差异。依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在中东欧十国的调查数据,进入中东欧十国的乌克兰难民的来源地区结构和语言结构呈现出如下特征:

1. 从难民来源地区来看,进入中东欧十国的乌克兰难民主要来自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进入中东欧十国的乌克兰难民中,来自东部地区的难民数量最多,占比 35.74%;来自乌克兰南部、北部、西部地区的难民依次减少,占比分别是 27.85%、17.68%、13.14%;来自中部地区的难民数量最少,占比只有 6.59%。由此可见,难民主要来自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最直接的原因是东部和南部是俄罗斯族的主要占领地,也是俄乌冲突最为激烈、战斗最为密集的地区。^① 俄乌冲突造成了东部和南部地区成千上万的平民伤亡,人们难以获得水、食物、医疗卫生服务、安全的居住地、电、暖气和其他基本生活保障,被迫离开家园,前往乌克兰的邻国和中东欧十国避难。

2. 从难民使用的语言结构来看,乌克兰语、俄语是乌克兰难民最主要的语言。在 2022 年 10 月—2023 年 9 月的调查中,乌克兰语是难民的第一大语言,97.10% 的难民掌握了乌克兰语;其次是俄语,使用俄语的乌克兰难民有 82.90%。除此之外,还有部分乌克兰难民使用英语、波兰语、德语^②,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难民是英语、波兰语的主要使用者^③。在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9 月的调查中,乌克兰语、俄语仍然是乌克兰难民的第一大语言和第二大语言,但使用者比例均有所下降,分别占比 75.66%、68.66%。

表 2 2022 年 10 月—2024 年 9 月乌克兰难民来源州、主要语言类别及比例

来源州	2023.9		2024.9		乌克兰语		俄语	
	总量(人)	百分比(%)	总量(人)	百分比(%)	2023.9	2024.9	2023.9	2024.9
敖德萨	5541	12.65	2740	16.64	95.76	65.99	95.54	87.01
基辅	5563	12.70	1847	11.22	97.88	81.00	82.80	61.99
哈尔科夫	5076	11.59	1970	11.97	95.96	71.02	88.55	77.01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3760	8.59	1316	7.99	98.00	75.00	85.47	72.04
赫尔松	3542	8.09	1220	7.41	98.08	79.02	87.57	75.00
顿涅茨克	3122	7.13	1331	8.09	96.38	64.99	90.39	86.03
扎波罗热	2703	6.17	835	5.07	96.86	73.05	86.72	76.05
尼古拉耶夫	2562	5.85	873	5.30	96.57	74.00	90.48	79.95
外喀尔巴阡	1303	2.98	602	3.66	90.64	85.05	34.77	18.94
其他	10625	24.25	3728	22.65	98.34	86.00	74.50	49.01
合计	43797	100.00	16462	100.00	97.10	75.89	82.90	68.81

2022 年 10 月—2023 年 9 月的数据来源:REGIONAL PROTECTION PROFILING & MONITORING: Protection Risks and Needs of Refugees from Ukraine, <https://data.unhcr.org/en/dataviz/293?sv=54&geo=0>;2023 年 10 月—2024 年 9 月的数据来源:REGIONAL PROTECTION PROFILING & MONITORING: Protection Risks and Needs of Refugees from Ukraine, <https://data.unhcr.org/en/dataviz/330?sv=54&geo=0>;本表只统计受访者,不包括其家庭成员;由于统计数据存在缺失值,2022 年 10 月—2023 年 9 月的总样本不到 43881;部分难民会说多种语言,所以各语言类型加起来的比例不足 100%。

① “Ukraine Conflict Monitor”,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ACLED)*, <https://acleddata.com/ukraine-conflict-monitor/>.
② “REGIONAL PROTECTION PROFILING & MONITORING: Protection Risks and Needs of Refugees from Ukraine”, <https://data.unhcr.org/en/dataviz/293?sv=54&geo=0>.
③ “REGIONAL PROTECTION PROFILING & MONITORING: Protection Risks and Needs of Refugees from Ukraine”, <https://data.unhcr.org/en/dataviz/293?sv=54&geo=0>.

3. 从来源地和语言结构的双重视角来看,乌克兰语是各地区难民广泛使用的语言,但来自乌克兰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难民使用俄语的比例远高于西部地区。在2022年10月—2023年9月的调查中,来自各州的难民掌握乌克兰语的比例均在90%以上,可见乌克兰语在各地均被广泛使用。来自敖德萨、尼古拉耶夫、赫尔松等南部州的难民,和来自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东部州的难民中,掌握俄语的比例均在85%以上。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外喀尔巴阡这个西部州的难民当中只有34.77%的人使用俄语。在2023年10月—2024年9月的调查中,来自敖德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尼古拉耶夫等乌克兰东部州或南部州的难民,使用俄语的比例明显高于使用乌克兰语的比例,而来自西部地区外喀尔巴阡州以及首都基辅的难民,使用乌克兰语的比例明显高于使用俄语的比例。

乌克兰的民族语言格局是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博弈与妥协、对抗与融合而形成的。历史上,乌克兰西部曾被波兰占领长达四个世纪^①,而东部曾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之后东西部乌克兰陆续并入苏联,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从加盟共和国变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乌克兰有130个民族,其中乌克兰族是最大的民族,占总人口的77.8%,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中部,乌克兰语占主导地位;俄罗斯族是第二大民族,占比17.3%,以俄语为母语,主要聚居在东部和南部。^②然而,乌克兰独立后出台了一系列“去俄罗斯化”的语言政策,以巩固乌克兰语的国语地位,尤其是在2019年,波罗申科实行《国家语言法》,规定任何官方交流和公共活动都必须使用乌克兰语,俄语作为乌克兰第二大通用语言失去了族际沟通、区域与官方语言的地位。^③乌克兰政府对俄语的排挤引起了使用俄语的乌克兰人的强烈抵触,并导致东部和南部一些地区滋生了民族分裂主义。而乌克兰西部,尤以利沃夫为代表,由于历史渊源和地缘语言优势的影响,更拥护乌克兰语的国家主导地位,使用俄语的比例较小。

(二) 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受教育程度分析

受教育程度不仅反映了乌克兰难民的文化素质,而且直接影响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就业机会、职业结构、收入和社会融入状况。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在中东欧十国的调查数据显示,进入中东欧十国的乌克兰难民受教育程度较高。表3的数据表明,2022年10月—2023年9月、2023年10月—2024年9月,进入中东欧十国的乌克兰难民中,受过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的比例分别为77.79%、74%。其中,受过职业教育的难民最多,分别占比29.26%、28.30%;其次是拥有专家学位^④的难民,分别占比22.40%、19.20%;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乌克兰难民分别占比13.88%、13.10%;本科学历的难民占比分别为12.25%、13.10%。毫无疑问,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是欧洲国家,尤其是中东欧十国热烈欢迎乌克兰难民的重要因素,正如保加利亚总理基里尔·佩特科夫所说:“乌克兰人很聪明,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人。”^⑤乌克兰难民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是乌克兰的历史与教育政策双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历史因素来看,乌克兰继承了苏联时期重视科学与技术教育的传统,尤其在理工科领域。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保留了较为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全国拥有数百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理工科、医学和信息技术等学科在国际上享有声誉;从教育政策因素来

① 方亮:《二元结构与本土立场:俄罗斯地理空间演化视野下的文明断层线与乌克兰》,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年第2期。

②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乌克兰(2020年版)》,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wukelan.pdf。

③ 左岫仙:《乌克兰国家身份建构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及评析》,载《世界民族》,2022年第6期。

④ 乌克兰独立后依然实行苏联时期的学位体系,设置专家学位、副博士学位、博士学位三个等级;加入“博洛尼亚进程”后,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体系,但作为过渡,仍保留了专家学位。学生本科毕业后可以选择攻读专家学位或硕士学位,也可同时攻读;专家学位在课程设置上以实践为主,毕业后主要进入企业工作。参见刘进、马丽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四十)——以乌克兰为例》,载《世界教育信息》,2020年第12期。

⑤ “Europe welcomes Ukrainian refugees but others, less so”, *The Associated Press*, February 28, 2022, https://www.kvcnews.org/2022-02-28/europe-welcomes-ukrainian-refugees-but-others-less-so.

看,乌克兰政府十分重视教育投入,乌克兰的识字率接近 100%,特别是高等教育投入规模巨大且持续,高等教育入学率长期处于欧洲前列。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也为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获得工作机会和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表 3 中东欧十国的乌克兰难民的受教育程度及比例

受教育程度	2022. 10—2023. 9		2023. 10—2024. 9	
	总量(人)	百分比(%)	总量(人)	百分比(%)
硕士及以上	6079	13. 88	2140	13. 13
专家学位	9812	22. 40	3128	19. 20
本科	5364	12. 25	2140	13. 13
职业教育	12818	29. 26	4609	28. 28
中学	8719	19. 91	3786	23. 23
小学	534	1. 22	329	2. 02
未受教育	475	1. 08	165	1. 01
合计	43801	100. 00	16297	100. 00

2022 年 10 月—2023 年 9 月的数据来源:REGIONAL PROTECTION PROFILING & MONITORING; Protection Risks and Needs of Refugees from Ukraine, <https://data.unhcr.org/en/dataviz/293?sv=54&geo=0>;2023 年 10 月—2024 年 9 月的数据来源:REGIONAL PROTECTION PROFILING & MONITORING; Protection Risks and Needs of Refugees from Ukraine, <https://data.unhcr.org/en/dataviz/330?sv=54&geo=0>;此表只统计受访者,不包括其家庭成员;由于统计数据存在缺失值,2022 年 10 月—2023 年 9 月的总样本不到 43881,2023 年 10 月—2024 年 9 月的总样本不到 16462。

(三) 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就业结构分析

短期来看,就业有利于难民快速获取收入,一方面,减轻中东欧十国政府的难民救助和难民安置压力;另一方面,增强难民自我发展的能力;长期来看,就业对难民快速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依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在中东欧十国的调查数据,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就业结构呈现如下特征:

1. 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实现就业的比例较低。2022 年 10 月—2024 年 9 月,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整体就业率不到 40%,其中受雇是主要的就业形式,小部分难民远程工作或进行个体经营,这表明在俄乌冲突一年半、两年半后,中东欧十国仍有庞大数量的乌克兰难民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2022 年 10 月—2023 年 9 月、2023 年 10 月—2024 年 9 月,难民中分别有 18. 15%、22% 处于退休状态,他们的劳动能力往往受限,主要依靠乌克兰的养老金及人道主义援助来维持生活,这无形中增加了中东欧十国的难民安置费用;另外,分别还有 16. 75%、15% 的难民主要从事家务劳动。

2. 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失业的主要原因是语言障碍和缺少工作机会。2022 年 10 月—2023 年 9 月、2023 年 10 月—2024 年 9 月,失业的难民当中分别有 29. 91%、33. 72% 是因为语言障碍。波兰中央银行(NBP)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 5% 的乌克兰难民精通波兰语;49% 的难民会说简单的波兰语,而 45% 的难民根本不懂波兰语;年轻人、来自乌克兰西部以及以前来过波兰的难民对波兰语有更好的了解。为消除语言障碍,波兰政府积极组织语言培训班,为难民提供波兰语培训。^① 另外,2022 年 10 月—2023 年 9 月,失业难民中有 24. 19% 是因为缺少工作机会;2023 年 10

^① “Ukrainian refugees well qualified and half want to work, finds Polish central bank report”, *Notes from Poland*, August 4, 2022, <https://notesfrompoland.com/2022/08/04/ukrainian-refugees-well-qualified-and-half-want-to-work-finds-polish-central-bank-report/>.

月—2024年9月,因为缺少工作机会而处于失业状态的难民比例上升至34.81%。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难民工作技能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不匹配,以往在中东欧十国工作的乌克兰人大多是运输业和建筑业的男性,乌克兰女性难民难以满足这一需求。^①其他失业原因还包括:不准备长期停留在当前中东欧十国,缺乏有效的渠道获取招聘信息,无法获得或负担不起托幼服务而不得不自己照顾婴儿,以及缺少教育认可、工作许可等。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难民和较高的失业率使中东欧十国的政府和社会承受着极大的难民接纳和安置的财政压力,尤其在目前高通胀和经济恢复乏力、财政严重不足的背景下。

表4 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就业状况一览表

就业状况	2022. 10—2023. 9		2023. 10—2024. 9	
	总量(人)	百分比(%)	总量(人)	百分比(%)
受雇	11835	27.46	5432	33.00
失业	9503	22.05	3128	19.00
退休	7823	18.15	3622	22.00
家务	7216	16.75	2469	15.00
远程工作	3170	7.36	823	5.00
学生	1412	3.28	—	—
个体经营	543	1.26	—	—
其他	1590	3.69	988	6.00
总计	43092	100.00	16462	100.00

注:2022年10月—2023年9月的数据来源:REGIONAL PROTECTION PROFILING & MONITORING: Protection Risks and Needs of Refugees from Ukraine, <https://data.unhcr.org/en/dataviz/293?sv=54&geo=0>;2023年10月—2024年9月的数据来源:REGIONAL PROTECTION PROFILING & MONITORING: Protection Risks and Needs of Refugees from Ukraine, <https://data.unhcr.org/en/dataviz/330?sv=54&geo=0>;该表只统计受访者,不包括其家庭成员;由于统计数据存在缺失值,2022年10月—2023年9月的总样本不到43881。

(四) 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居住结构分析

居住条件不仅是难民权利保障的基本内容,而且关系到难民能否在接纳国长期居住进而实现社会融入的重要条件。居住结构通常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居住的具体方式,包括租房居住、集中安置点居住、亲戚提供住房居住、雇主提供住房居住等;二是不同居住方式下的居住时间的长短结构,居住时间的长短通常是接纳国政府依据居住的具体方式授予给难民的居住时间许可。依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在中东欧十国的调查数据,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居住结构具有如下特征:

1. 从居住方式来看,乌克兰难民直接依赖中东欧国家政府帮助的比例大幅降低,难民通过市场和亲属网络满足住房需求的比例大幅增加。2022年10月—2023年9月、2023年10月—2024年9月,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最主要的居住方式均为租房,且租房的难民比例有所上升,从42.77%上升到52.13%。由于难民规模巨大,对住房的需求激增,导致住房租金大幅上涨,当地民众的正常生活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②其次,居住在集中安置点或政府酒店的难民比例有所下降。2022

^① “Ukrainian refugees well qualified and half want to work, finds Polish central bank report”, *Notes from Poland*, August 4, 2022, <https://notesfrompoland.com/2022/08/04/ukrainian-refugees-well-qualified-and-half-want-to-work-finds-polish-central-bank-report/>.

^② Radoslaw Trojanek and Michal Gluszak, “Short-run impact of the Ukrainian refugee crisis on the housing market in Poland”,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vol. 50, 2022, pp. 1–6.

年 10 月—2023 年 9 月,居住在集中安置点或政府酒店的难民占中东欧十国乌克兰难民总数的 27.26%,但集中安置点往往存在安全和公共卫生风险,如暴力、性侵、传染病、人口贩卖等,政府酒店房间也有限,并不是每个难民都能拥有独立的房间,因此,2023 年 10 月—2024 年 9 月,居住在集中安置点或政府酒店的难民比例下降至 12.77%。还有部分难民由当地居民提供住宿,但这种方式也可能存在人口贩卖、性剥削等社会风险;^①而且文化冲突、语言障碍、生活习惯差异等因素,极易造成难民和接收家庭之间的冲突与矛盾。^② 还有少量难民由雇主提供住宿。详见表 5。

表 5 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居住结构一览表

居住方式	2022. 10—2023. 9		2023. 10—2024. 9	
	总量(人)	百分比(%)	总量(人)	百分比(%)
租房	18575	42.77	6358	52.13
集中安置点/政府酒店	11837	27.26	1557	12.77
亲戚提供	6497	14.96	2465	20.21
当地居民提供	3229	7.44	1168	9.57
雇主提供	1296	2.98	389	3.19
其他方式	1993	4.59	260	2.13
合计	43427	100.00	12197	100.00

注:2022 年 10 月—2023 年 9 月的数据来源:REGIONAL PROTECTION PROFILING & MONITORING: Protection Risks and Needs of Refugees from Ukraine, <https://data.unhcr.org/en/dataviz/293?sv=54&geo=0>;2023 年 10 月—2024 年 9 月的数据来源:REGIONAL PROTECTION PROFILING & MONITORING: Protection Risks and Needs of Refugees from Ukraine, <https://data.unhcr.org/en/dataviz/330?sv=54&geo=0>;只统计受访者,不包括其家庭成员;由于统计数据存在缺失值,2022 年 10 月—2023 年 9 月的总样本不到 43881,2023 年 10 月—2024 年 9 月的总样本不到 16462。

2. 乌克兰难民的居住时间的长短受到居住方式的显著影响,难民的居住时间大多在 3 个月及以上。从居住时间的长短来看,2022 年 10 月—2023 年 9 月、2023 年 10 月—2024 年 9 月,分别有 47.43%、42.29% 的难民没有居住时间的限制;居住 3 个月及以上的难民比例从 18.85% 上升至 34.78%;居住时间不确定的比例也有所下降。从居住时间与居住方式的关系来看,2022 年 10 月—2024 年 9 月,自己租房居住的难民中,将近 80% 没有居住时间限制或可以居住 3 个月及以上;由亲戚提供住房的难民中,大约 70% 居住时间没有限制,居住地点较为固定;由雇主提供住房的难民中,大约 76% 没有居住时间限制或可以居住 3 个月及以上。与 2022 年 10 月—2023 年 9 月的数据相比,2023 年 10 月—2024 年 9 月,居住在集中安置点或政府酒店的难民中,居住时间没有限制的比例下降,而居住 3 个月及以上的比例上升;由当地居民提供住房的难民中,没有居住时间限制、居住 3 个月及以上的比例均有所增加。

上述现象,格兰诺维特的强弱关系理论可以给予完美的解释:强关系指个人的社会网络同质性较强,人际关系紧密,人与人之间有感情维系。弱关系的特点是个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人与人关系并不紧密,也没有太多的感情维系。格兰诺维特的研究发现,在信息的扩散、传播及获得支持上,“弱关系”和“强关系”有着相同的作用。在一个社会网络中,要想获得新信息、新观念,弱连接关系往往比强连接关系发挥更大的作用,因而带来更多发展机会和支持。“弱关系”传递更多信

① Iuliia Lashchuk, “Time to Address the Absence of ‘Gender’ in the Temporary Protection Directive and its Recent Implementation”, in Sergio Carrera and Meltem Ineli-Ciger, eds., *EU Responses to the Large-Scale Refugee Displacement from Ukraine: An Analysis on the Temporary Protection Directiv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EU Asylum Policy*,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2023, p. 310.

② Kamil Luczaj, “Multifaceted Hospitality. The Micro- Dynamics of Host-Guest Relations in Polish Homes after 24 February 2022”,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Migration Review*, vol. 13, no. 1, 2024, pp. 25 – 45.

息与知识等资源,“强关系”则传递更多信任感与影响力等资源,并带来感情及其他支持。按照这一理论,难民与亲戚的关系属于人际关系紧密、有感情维系的强关系,因此,乌克兰难民的居住时间更加自由,且没有时间限制。而与接纳国政府的关系属于异质性较强、缺乏感情维系的弱关系,因此,居住时间受限,而且到期申请延期或必须离开。除此之外,接纳国政府的政策也起到了鼓励作用,例如为在家中接待难民的当地家庭提供经济支持,这使当地居民更愿意为难民提供住房;而且,共同兴趣、宗教亲和力、文化距离和性别等因素也会影响出租行为,接纳难民的体验也会影响当地居民后续的接待意愿。^①

(五) 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家庭结构分析

“家庭结构是家庭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以及由这种状态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模式。”^②家庭结构直接影响人口的生产与再生产,并对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在中东欧十国的调查数据,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家庭结构呈现如下特征:

1. 乌克兰难民的家庭规模较小,而且家庭结构不完整。2022年10月—2023年9月、2023年10月—2024年9月,中东欧十国乌克兰难民的平均家庭规模分别为2.4人^③、2.5人^④;在中东欧十国的乌克兰难民家庭中,分别有38.87%、36.63%的家庭由一个成年人携带儿童、老年人进行迁移;29.21%、36.34%的难民家庭由两个及以上成年人和儿童、老年人组成;21.26%、16.90%的难民家庭由一个成年人或两个及以上成年人组成;还有约10%的难民家庭由老年人和儿童组成。由此可见,大量进入中东欧十国的乌克兰难民家庭因为战争被迫与家人分离,呈现出家庭结构不完整的显著特征。

2. 乌克兰难民大多数家庭由成年女性和未成年人组成,但成年男性家庭成员的占比有所上升。2022年10月—2024年9月,在由一个成年人以及儿童、老人组成的家庭类型中,成年女性占比36.34%、37.62%。成年男性仅占比1.60%、2.81%;在两个及以上成年人携带儿童、老年人的家庭中,成年女性占比30%以上,成年男性占比仅20%左右;由老年人和儿童组成的家庭中,女性老年人占比60%以上,男性老年人占比仅30%。2022年10月—2023年9月,一个成年人独自前往中东欧十国避难的家庭中,仅有20.74%由一个成年男性组成;在两个及以上成年人结伴迁移的家庭中,男性难民占比28.49%。由于乌克兰政府禁止成年男性出国避难,因此,乌克兰难民中的成年女性肩负着保护和照顾子女和老人,以及解决家庭生计问题的双重重任。^⑤但是,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一个成年人组成的难民家庭中,成年男性的比例上升至32.57%,两个及以上成年人组成的难民家庭中,成年男性的比例上升至41.20%。出现这种现象的合理解释是,一是伴随着俄乌冲突的继续,迫于乌克兰关于禁止成年男性公民出国避难禁令的限制,越来越多的成年男性通过非正规渠道离境,进入中东欧国家。二是乌克兰的边境控制由于俄乌冲突旷日持久而变得松弛,难以完全控制,这给乌克兰男性公民通过非正规渠道进入中东欧国家提供了可能。三是由于成年男性通过非

^① Zaid Alrawadieh et al., “Refugees at Home: the Role of Hospitableness in Fostering pro-Social Attitudes and Behaviours Towards Refugees”, *Internatio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vol. 36, no. 9, 2023, pp. 3052 – 3071.

^② 佟新:《人口社会学》,第229页。

^③ “REGIONAL PROTECTION PROFILING & MONITORING: Protection Risks and Needs of Ref-ugees from Ukraine”, <https://data.unhcr.org/en/dataviz/293?sv=54&geo=0>.

^④ “REGIONAL PROTECTION PROFILING & MONITORING: Protection Risks and Needs of Refugees from Ukraine”, <https://data.unhcr.org/en/dataviz/330?sv=54&geo=0>.

^⑤ Olga Brzezinska and Igor Logvinenko, “Gender and the Ukrainian Refugee Crisis: the Case of Poland”,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Gender*, vol. 5, no. 3, 2022, pp. 402 – 405.

正规渠道出境有利可图,因此,滋生了人口走私与偷渡组织。得益于人口走私与偷渡组织的协助,越来越多的乌克兰成年男性非正规跨出国境线,进入中东欧国家。

三、结论与前景展望

通过对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从国际关系的结构主义理论视角来看,俄罗斯追求国家安全与美国领导下的北约追求的欧洲霸权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战争进而产生乌克兰难民的根源;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来看,中东欧国家对乌克兰难民的“欧洲人”的观念、身份和文化认同,是中东欧国家实施热情接纳乌克兰难民的移民政策的关键因素;从人道主义批判的理论视角来看,中东欧国家对乌克兰难民的慷慨接纳与对中东地区难民(如叙利亚、阿富汗)的隔离拒斥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中东欧国家的“选择性的人道主义”的显著特征。

从乌克兰难民的自然结构来看,波兰、捷克、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立陶宛、爱沙尼亚、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等十个中东欧国家接纳的乌克兰难民规模巨大,2023年11月、2024年10月,中东欧十国的乌克兰难民存量分别是186.54万人和201.08万人,占欧洲国家乌克兰难民总数的比例分别为31.47%、32.48%。在性别结构上,与2022年10月—2023年9月相比,2023年10月—2024年9月中东欧十国乌克兰难民中男性比例稍有上升,但性别比仍严重失衡,女性难民远多于男性难民,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性别比失衡仍然最严重。在年龄结构上,2022年10月—2023年9月、2023年10月—2024年9月,劳动年龄人口均是乌克兰难民的主体,未成年难民中5—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居多;与乌克兰国内相比,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老龄化程度较低;分性别来看,男性难民的主体从未成年人变为未成年人和劳动年龄人口,女性难民的主体均为劳动年龄人口。

从乌克兰难民的社会结构来看,2022年10月—2023年9月,中东欧十国的乌克兰难民主要来自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2022年10月—2023年9月、2023年10月—2024年9月,难民的主要语言均为乌克兰语、俄语,其中乌克兰语受到乌克兰各地区难民的广泛使用,来自东部和南部地区的难民使用俄语的比例高于其他地区;在教育程度上,难民整体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就业状况上,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就业率较低,失业的主要原因是语言障碍和缺少工作机会;在居住结构上,乌克兰难民直接依赖中东欧国家政府帮助的比例大幅降低,难民通过市场和亲属网络满足住房需求的比例有所增加,居住时间大多在3个月及以上,租房、由亲戚或雇主提供住房的难民居住时间更加自由而没有限制,而住在集中安置点或政府酒店的难民的居住时间则受到更多限制;在家庭结构上,难民的家庭规模较小,且主要由妇女和儿童组成,但成年男性家庭成员的占比有所上升。

俄乌冲突初期,中东欧十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企业、非政府组织到社会大众都对乌克兰难民的到来倾注了满腔的欢迎热情,但如今俄乌冲突已爆发3年有余,源源不断且规模巨大的难民不可避免地给中东欧十国的疲软的经济和民众的生活造成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首先,规模庞大的乌克兰难民对生活物资、教育、医疗、住房等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对难民的无偿援助使本就饱受通胀之苦的中东欧十国的政府财政压力剧增。而且涉及乌克兰女性难民和未成年难民的人口贩卖、暴力、性侵等犯罪活动频发,非传统国家安全的社会治安压力增大。其次,长达三年且冲突结束前景依然不明的俄乌冲突和持续不断涌入的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难民使中东欧十国的民众产生了严重的同情疲劳,志愿者帮助难民的热情骤降,飙升的物价也使社会救助行动明显放缓。^① 再次,

^① “War Fatigue, Europe Inflation Hit Ukraine Aid Response”, *KYIV POST*, July 10, 2022, <https://www.kyivpost.com/post/2332>.

部分乌克兰难民由于语言障碍、劳动技能与岗位需求不匹配等原因难以短时间内实现就业,其在接纳国的社会经济参与、社会互动水平较低,严重影响了乌克兰难民融入接纳国主流社会的进程。最后,乌克兰难民对中东欧十国有限的社会资源的挤占,增强了中东欧十国国民的相对剥夺感。例如,租房市场价格大幅上涨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成本;经过一段时间的语言培训,部分乌克兰难民通过降低薪资要求等进入劳动力市场,当地年轻人担心自己的工作被乌克兰人所取代。^① 乌克兰难民对就业市场和福利资源的挤占加重了中东欧十国社会大众对乌克兰难民的冷漠与排斥心理。

面对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难民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需求以及社会民众对乌克兰难民接纳热情的骤降,本来就受俄乌冲突拖累而饱受物价膨胀、经济发展停滞的中东欧十国政府,收紧了针对乌克兰难民的欢迎政策。中东欧十国接纳乌克兰难民的排头兵波兰,早在 2022 年 3 月,当俄乌冲突刚刚爆发、面对着汹涌澎湃的乌克兰难民潮,波兰政府曾出台了“一项为乌克兰难民提供住宿和膳食现金援助的特别法案,难民可以申请波兰政府提供的每人每天最多 40 兹罗提(约合人民币 62 元)的现金援助,援助时间不超过 60 天,适用于在指定期限内没有其他收入的乌克兰难民”。4 月又进行了修改,援助期延长至 120 天。6 月,波兰针对乌克兰难民中的特殊人群如残疾人、孕妇、60 岁以上女性和 65 岁以上男性等,援助期进一步延长到 120 天。但随着俄乌冲突时间的延长、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难民的沉重安置负担以及民众对接纳乌克兰难民的冷淡,迫使波兰政府于 2023 年 3 月起,执行面向乌克兰难民的新规:居住在集体中心、居留时间超过 120 天的乌克兰难民将不再享有波兰政府提供的免费住宿和伙食服务,若想继续滞留波兰,难民须缴纳至少 50% 的住宿费,折算成货币则为每人约 8.87 美元。待 180 天的缓冲期满,乌克兰难民则须缴纳 75% 的费用,每人每天约合 13.2 美元。^② 由此可见,“日益昂贵的住房可能成为波兰人和乌克兰难民之间关系趋紧的另一个领域”^③。这也表明,波兰政府无条件接纳乌克兰难民的政策已发生根本性的逆转。继波兰之后,捷克出台了限制乌克兰难民获得社会福利的政策,斯洛伐克颁布了限制乌克兰难民获得现金补助的法案,匈牙利不再延长对乌克兰难民的保护期限,摩尔多瓦由于资源有限,不再提供政府支持,仅依赖国际援助应对乌克兰难民等。其他中东欧国家也相继收紧了对乌克兰难民的政策。

类似举措尽管有利于减轻中东欧十国接纳乌克兰难民的财政和社会负担,但也可能造成乌克兰难民在中东欧十国的困境与灾难。正如根据总部位于日内瓦的非政府组织——全球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倡议(GITOC)发布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乌克兰难民发现,由于生活成本上升和难民接纳的疲劳,当地人对接纳他们变得越来越冷淡。由于绝大多数乌克兰难民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工作、获得住房,而冲突的创伤、语言障碍、持续的经济困难,再加上中东欧十国所采取的面向乌克兰难民收费的新政,进一步增加乌克兰难民的孤立感和脆弱性,无疑将成为难民融入接纳国主流社会的严重障碍。^④

尽管由于中东欧国家接纳的乌克兰难民受教育程度较高,有利于缓解中东欧国家劳动力市场高端劳动力的短缺,从而有助于东欧经济与社会的恢复与可持续发展,但由于在中东欧十国的乌

① 中国青年报:《波兰对乌克兰难民态度发生微妙变化》,光明国际,2022 年 11 月 17 日, https://world.gmw.cn/2022-11/17/content_36165275.htm。

② 中国青年报:《波兰对乌克兰难民态度发生微妙变化》,光明国际,2022 年 11 月 17 日, https://world.gmw.cn/2022-11/17/content_36165275.htm。

③ 《谷物危机使东欧对乌克兰的无条件支持出现裂痕》,参考消息,2023 年 4 月 22 日, <http://www.cankaoxiaoxi.com/#/detailsPage/%20/b28a6848bb514719be37ab7c75aea016/1/2023-04-22%2008:13?childrenAlias=undefined>。

④ 《专家:欧洲对接纳乌克兰难民趋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3 年 3 月 30 日, <https://sputniknews.cn/20230330/1049135122.html>。

兰难民的规模已远超中东欧十国的承受范围,特别是中东欧十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持续援助乌克兰,早已掏空了本就捉襟见肘的政府财政。2023 年 1—4 月,“中东欧十国已经借贷约 320 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多”^①。但由于俄乌冲突仍在继续,进入中东欧十国的乌克兰难民数量仍在持续增加,且短时间内乌克兰难民无法返回战争仍在持续的乌克兰,如何应对仍在源源不断流入的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难民,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紧张、福利资源被挤占、社会文化的冲突,将是中东欧十国社会治理的严峻挑战。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in 2022 has driven millions of Ukrainian refugees into Europe, particularly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s of now, the number of Ukrainian refugees in the te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Poland, Czech Republic, Moldova, Slovakia, Romania, Hungary, Estonia, Lithuania, Latvia, and Belarus —has reached 2.0108 million. In terms of natural population structure,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males among Ukrainian refugees in these ten countries has increased, the gender ratio remains severely imbalanced, with females significantly outnumbering males.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constitutes the main body of Ukrainian refuge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ucture, Ukrainian refugees primarily originate from eastern and southern Ukraine; Ukrainian is the dominant language among Ukrainian refugees, though those from southern and eastern regions predominantly use Russian; most Ukrainian refugees have received higher education or vocational training, but the majority have not entered the labor markets of these ten host countries; renting remains the primary housing arrangement for Ukrainian refugees; and Ukrainian refugee families are relatively small in size, mainly composed of adult women and minors, but the proportion of adult male family members has increased. The massive influx of Ukrainian refugees has imposed significant economic and social burdens on these te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he presence and impact of millions of Ukrainian refugees pose a severe challenge to the social governance of the te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Keywords Ukrainian Refugees Te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Natural Population Structure Social Integration

(宋全成,教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熊方洲,副研究员,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济南,250100)

[责任编辑:黄凌翹]

^① 《外媒:东欧国家债台高筑》,参考消息,2023 年 4 月 28 日, <http://www.cankaoxiaoxi.com/#/detailsPage/%20/3063902debfe4df7ac9c1ae06f4b67/1/2023-04-28%2017:16?childrenAlias=undefined>。